

人的一身總有傷心的一節

5C 王苑琳

歡笑中的葬禮

牆是雪白的，冰冷的。即使是和暖的春天，在殯儀館內總是寒的，然而這天，三月五日，二樓，三號靈堂。當我一踏出電梯，看到相片中的女人。這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笑容，圓渾的眼睛，滄桑的五官，一看便知她已身為人母。雖然相片是黑白的，但單憑照片中女人眼角一絲味道，已知她的人生是多麼多姿多采。當我奇怪的向下一望，看到兩個小孩在玩耍；然而，在靈堂中玩耍還不是最奇怪的事，最奇怪的是她們兩個是身穿孝服的「如珠 如寶！停下來！你們是不可以在媽媽的葬禮上笑的！認真一點！」一位大嬸高呼。雖然旁人會覺得這兩個小孩子不懂事。然而當我走近一看，她們的確笑容滿面，但這亦難以掩飾小孩們眼角邊的兩個水泡餅，大概已哭了一整夜。眾人都弄不明白，兩個小孩子才是死者最親的人，她們忍著眼淚，只是為了讓媽媽走得安樂。她們比身邊那些熱淚盈眶的人更堅強，她們笑中有淚，令我看了也不禁歎氣！

夢裡花落知多少？

我是如珠，我想每個人都會覺得我的名字很土氣，甚至，懷疑我的爸爸媽媽是否作弄我，還是目不識丁。我很喜歡這名字，無論如何，爸媽的確待我如珠如寶。

還記得媽媽，她叫善美，的確人如其名，一切在她身上盡是善美，善良美麗，盡善盡美。還記得她坐在床上，癌細胞搶走了她的頭髮，搶走了她的歡容。她坐在床上，常常帶著膠袋，準備嘔吐。然而，她竟將癌細胞變成快變細胞。當我一直認定媽媽得病一個月便去世，卻讓我知道這個病折磨了她五年之多，然而我的確在媽媽生命中最後一個月才得知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場夢？但只想一切都快點熬過去。是我不懂事，或是我太自私，還是我面對現實？到現在我都不知道。

鴨子媽媽要走了

天色很藍，一切像是美麗的。媽媽依舊在家病得皮黃骨瘦，但笑容無改。我每天都儘快回家，與媽媽談天。她告訴我：「如珠，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限期，要是限期到了，我亦願意隨風而去。但我真的捨不得你。」這時我們情深一擁。在媽媽的懷裡，我的確很暖，只有在她懷裡時我才知道自己只有十三歲。記得媽媽跟我說過一個故事——從前有兩隻小鴨子，跟鴨媽媽上街去。但小鴨子不聽話，四處遊玩，結果與鴨媽媽失散了，童話故事的結局，當然鴨子們都尋回媽媽。然而我的確再也找不到媽媽。為何？我沒有四處遊玩，我沒有不聽話，為何我的媽媽不要我？這時我深深感到世上是沒有童話的。媽媽終於感到肚子餓，但平時嬌生慣養的我，一點家務也不懂得做。我鼓起勇氣，走到廚房，毛手毛腳的做了一碗牛肉米粉。我還沒有試味便急不及待的拿給媽媽品嚐。媽媽一嚐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「這碗米粉是全世界最美味的。」但當我到廚房一嚐，鹹極了！但我相信媽媽沒有騙我，“美味”不在於味道，只在於是誰作的。

離別的感覺像吃海膽刺身

媽媽一直都不肯到醫院留院觀察，我知道她害怕進去後再也出不來。到了那天晚上，三月四日。事情的確到了最後，救護車來了。

媽媽熬了一整晚，癌細胞已蔓延到全身。我坐在她的身旁，卻什麼也幫不上。我感到生命到了最後的無奈、恐懼。我與媽媽的樂事太多，這時，在腦海一幕一幕的閃過，像是一切都消逝了，我什麼都沒有了。曾經，媽媽可以為我拼了生命；如今，我只能為她流乾眼淚。我的眼淚一滴一滴的隨著心跳儀的「呖」聲滴下。直到心跳儀的響聲變成長「呖」聲，我的哭聲隨此放停。曾經，媽媽對著我會有一份無名的喜悅，如今我看著逝去的一切，有一份無名的傷感。蜜糖，不一定要吃過才知它有多甜；廿四味，不一定要喝過才知道它有多苦；但離別，卻要嚐過才知它的滋味。這味道猶如海膽刺身，有些人會覺得它味道鮮美；有些人會覺得它味道很腥，不要咀嚼吞過去便算，但那種難以形容的腥味，卻難以消失，在口腔中徘徊不散。然而海膽刺身的價錢卻不便宜。有些堅強的人覺得離別沒什麼大不了，之後又一個新開始，這些人比消防員還要勇敢。但我覺得離別的感覺很腥，會令我面容扭曲，不是短時間內能平復的。然而離別卻又多麼難能可貴。回到現實，再一次把我的童話美夢推翻，卻讓我明白，即使我是公主，也不能推翻生老病死的定理。即使我沒有王子疼惜，我都要勇敢做人。

後悔止步，積極向上

媽媽，當我還不懂珍惜你時，你走了。但你千萬不要責怪自己啊！即使你撐到今天，我選擇的，亦只願你的離去。我實在不忍看到你辛苦，我寧願失去一個媽媽，換來你一個解脫。

同學們，假若你不珍惜身邊的一切，魔鬼會來搶走你的！即使有一天你哭著說：「他不愛我了，他不跟我做朋友了，全世界也不愛我了！」請細心一想，你哭了，累了，睡著了，給你蓋上被子的是誰呀？媽媽，是媽媽。母愛，是永不止息的。這個世界暖嗎？暖，非常暖！縱使眼前一切昏暗，請記得這裏還有愛。你一定能夠在身邊找到一個愛你的人，他的愛一定會令你溫暖。現在閉上眼睛，想想他，你溫暖嗎？